

长篇小说 DIAN CHI BIAN SHANG

滇池边上

◎ 冷永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 DIANCHI BIAN SHANG

滇池边上

◎ 冷永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滇池边上 / 冷永久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222 - 08511 - 4

I. ①滇…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4723 号

责任编辑: 唐 俊 钱 勇

特约编辑: 张海莺

装帧设计: 杜 舟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滇池边上
作 者	冷永久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邮 编	650034
开 本	889 × 1194 1 / 32
印 张	11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佳迪兴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8511 - 4
定 价	26.00元

目 录

一、活跃的思绪·····	1
二、初下商海·····	12
三、开店经营·····	26
四、了解社会·····	38
五、第一次官司·····	50
六、相邻竞争·白热化·····	62
七、数不尽的沟坎·····	75
八、学会防范、懂得应付·····	88
九、心中的女人·····	100
十、深陷困境·····	113
十一、借钱·····	123
十二、孤寂的年夜·····	135
十三、恋人间拉大的距离·····	147

十四、心理排斥·····	159
十五、无颜面对亡父母·····	170
十六、短信交流·····	181
十七、迷情之夜·····	189
十八、寻求破镜重圆·····	198
十九、裂隙加深·····	211
二十、餐馆话别·····	223
二十一、另作打算·····	237
二十二、再次被告·····	252
二十三、草海夜思·····	265
二十四、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280
二十五、关键性的签字·····	295
二十六、孤独背影·····	310
二十七、依旧没有快乐的感觉·····	324

滇池边上

(长篇小说 作者：冷永久)

(一、活跃的思绪)

冬日清晨，当客机爬升到滇池上空掉头西行。飞机舷窗外的景致让韩元子眼前一亮：西山睡美人！昆明人登高远眺的地方。似乎滇池西岸蜿蜒起伏的群山，包括整个大地都还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之中。然而东升的朝霞，不仅照亮滇池整个水面，并且把迎面朝东的西山那陡然耸立的悬崖峭壁、突兀的山崖峰峦，照射得光鲜灿烂。顷刻之间，山水一色、温情弥漫。可是，背山一面山峦起伏，黛绿朦胧，似乎依旧还在沉睡当中。这一山一水，一明一暗，一静一动，反差极为强烈明显。假如选为油画、摄影都堪称一流景象。可惜这瞬间的图像，一般人难以看到，就连元子这样的本地人也是有幸第一次享受。他在想：怪不得滇池西山如此之美。平日里，他还会在薄雾轻纱笼罩天地的时日，独自伫立草海观景大堤，远远注目称之为“睡美人”的西山。那隐逸缥缈的长发，沿着滇池西岸绵延舒展；那凹凸秀美睡卧的身姿，尤其那高耸挺立的乳峰，这是山里人心中美丽的的女神。他还会在传统的登山节与家人一道，身背老母，沿着湿滑狭窄陡峭的石梯，前拉后推，十分艰难地

攀登龙门，在心里留下一点为人之子尽孝之余的满足和宽慰。偶尔，他也会在晴日里携家人及亲朋，躲到乳峰的浓荫里，一边聚餐，一边眺望浩如烟海的滇池，当大伙审视着山尖的铁塔，有人怪异地感叹道：现在美人的乳峰都长刺了！

又是雨雾时分，元子独自伫立在滇池草海观景大堤上，凝望着眼前的西山景色，不由得将眼前的景象与那个冬日飞机上所看到的西山晨景对比着。可现实中的西山脚下，如果远远地看，如果在月色朦胧中看，更好地是挑选阴雨天，在雨雾迷蒙中看，山的壮观、水的秀美，的确令人心旷神怡。尤其是思故想今，心里总会荡漾浓郁的诗情画意，产生心神俱醉的效果。偌大的滇池对身处高原的人们，意味着上苍的恩赐。这是昆明人的骄傲与自豪。西山睡美人，滇池母亲湖，天蓝、山青、气候温和、人心醇厚。人们伴随着清洁明净的湖水，该是多好！

可是，非常惋惜！滇池位于昆明城区下游，容量有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几乎变成了昆明人排污纳垢的大粪坑，根本无法让人亲近。这也就使其成为昆明人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伤痛！眼前的湖面乌黑浑浊，微风袭来不仅恶臭扑鼻，而且不断翻腾的水浪，夹杂着绿色油漆般浓稠的蓝藻腐败物，涂抹着整个岸边。湖心深处，有条铁壳船，几名身着防水服外套、橙色救生马甲的环卫工人，正在打捞疯长的水葫芦和海白菜。眼前这肮脏水域，曾经是那样的熟悉，孩童时代自己曾在这里捕鱼捞虾、游泳戏耍。如今，随着时日的变化，西山脚下，稀疏分布着崭新的楼房，高海高速公路以高架桥的形式架设在山脚岸边，平添许多秀色。当目光再次凝视湖心那条孤舟，元子猜想那些曾是渔民的环卫工人，虽然角色发生了变化，说不定他们当中有谁还是过去相识的人？顷刻间，一段早已遗忘的记忆，从不知是苦涩还是香甜的思绪中翩然而来……

时光倒退三十年，已是文革后期。元子所在的昆明如安中学，组织红卫兵代表和文艺宣传队，名为向贫下中农学习，实则是参加劳动，慰问演出。其间，要吃一顿“忆苦思甜”的革命饭。地点就位于昆明近郊的西山脚下大观河出口，地名叫

河尾村。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元子，有幸作为代表。在马主任、陈老师的带领下，与宣传队一同前往。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元子和大周被分配给一个叫杨大叔的中年渔民，任务是去草海捕鱼，打捞海菜。那日，昆明的天空天高云淡，草海湖面，清澈见底。环顾四野，蓝天白云倒映水面。杨大叔身强体壮，和蔼可亲。他身披蓑衣，头戴斗篷，摇橹划桨。元子身着红色短袖衫，坐在船尾打捞海菜。大周穿一件蓝白相间的海魂衫，站立在船头。船到湖心，杨大叔将撑杆插入湖底，固定船身后，站立着将两根竹竿插入水中。水下名为海菜的水生植物，随着水的晃动在飘忽摇曳而海草丛中不时有鱼儿疾身而过。杨大叔用双竿夹住一丛海菜，朝一个方向卷曲，裹成一圈后，慢慢提出水面，随之把海菜松开，合成小捆，放在水中洗净，接着花叶朝上，根茎扭捆成结，一把一把堆放在船舱。昆明的太阳热辣辣的，临近正午，几人均感到热汗淋淋。杨大叔用毛巾擦擦额头的汗珠，随手递给元子，元子则转手递给大周，大周不要，索性脱掉衣裤，一头扎进水中来个爽快，还不时催促元子下玩。元子不敢、本身水性不好，加上临行时妈妈反复叮嘱，不能下水游泳。见元子畏首畏尾，大周还得意地含口湖水喷向元子，大声叫喊着，极力怂恿元子也下水玩玩。元子看着大周的爽快劲头，心生痒痒，在这炽热的阳光下，又凉又甜的滇池水，将自己溶入其中，肯定舒服。但他不敢，一是游泳技术不好；二是临来之前妈妈反复叮嘱不让他游泳，他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乖孩子。所以，只能羡慕地看同学尽兴玩耍。大周在水里玩够了，没回到船上，而是索性回到岸边，去帮另一个农民叔叔搬罾，不时从渔网中捞起小河虾和石头鱼。杨叔叔伫立着，一边抱着水烟筒，一边说：你这同学肯定是个调皮捣蛋鬼！稍后，杨叔叔撒网捕鱼，每次起网总能打起几条花鲢鱼、草鱼和乌棒鱼。

元子还清晰地记得，回到村里。就在打谷场上先开会。主席台实际上就是以稻谷草垛和包谷秆堆为背景，再往后依次是草海堤坝、西山。杨叔叔代表村民讲话，他结结巴巴，前言不

搭后语，虽然手里拿着几张揉得发皱的稿纸，始终没有一个完整顺畅的讲话。只见他满脸通红，汗珠直下。叫他讲话，真比他干活还累。轮到学校马主任发言，他有较好的表演天赋，口若悬河，国际国内，历史今天，城市乡村，一派大好形势，真是面面俱到。元子作为学生代表，木然笨拙，大脑一片空白，上台后，将小脑袋深深地埋在讲话稿上，从头到尾，照本宣科念了一遍，不料却听见人群中传来阵阵热烈的掌声。根据安排，讲话一完，慰问演出就开始了，第一排坐的是领导、老师、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元子陪着杨叔叔入座第一排。那个年代时兴演唱样板戏，开始时，一个名叫江月的女同学，扮演李铁梅，手举红灯，昂首高歌，她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举手投足，惟妙惟肖。更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歌喉，高亢激昂，通透明亮，最后，在压轴戏上，扮演“白毛女”的江月：满头白发，一身白衣，脚穿舞鞋，身材修长，造型优美，时而一连串打脚动作，时而连续不断平稳利落地旋转，时而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后举高抬，一系列优美的形体动作舞台造型。杨大叔不禁自言自语：这个小姑娘真的不简单，唱歌唱得好，连跳舞都跳得好看。他还转身拍着元子的肩膀说：“小伙子，你们这个女同学长大后肯定不得了。大叔悄悄告诉你，她以后是个很漂亮的大美人”。元子听杨叔叔在夸奖江月，自己只觉得好看，至于杨叔叔的暗示，他真的似懂非懂。元子只记得散会后，集体合影留念。有领导、老师、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宣传队的。当时，学校人员每人收照相后的洗相片钱五毛钱，到元子去交钱时，老师告诉元子，说已经有人替他交了。元子问是谁，老师诡异地笑：你不知道？是跳芭蕾舞的江月。元子急忙去找江月打算把钱给她，刚见到江月，她却兴高采烈地有意躲开，跑到河边和伙伴们一起梳洗长发了。当时，元子心里对这个多才多艺的女同学产生了好感。

昔日的草海大堤，全由沉船、石块、泥土填筑而成，留在元子记忆里是那样荒芜清凉。然而眼前的大堤历经修缮，早已成为昆明人观景休闲的去处。护坡上被各色植物覆盖，并被修

剪整齐，形成种种图案。堤面上，石砖铺道，稍显华丽的味道。齐膝的防浪墙，白色的路灯柱，灯罩仿照红嘴鸥的形状，仿佛一群红嘴鸥在夜空里翱翔，充分表明在那漫长的冬日：草海边上，每年必至的美丽小精灵，成群结队，漫天飞舞。有的红嘴鸥大胆到可以飞到游人手掌心里取食，形成人鸥齐乐的景观。宽阔舒缓的迎海石梯上，小贩们推着板车，叫卖烤煮的食物，烤洋芋、烤红薯、煮苞谷，散发着诱人的浓香。元子用一块钱，买了一个洋芋，小贩带着帆布手套，用木铲稍加拍打，散去灰尘，然后麻利地刮去外皮，转眼，黑不溜秋土豆球变得色泽金黄，外脆里酥。元子掰开一口咬下，酥松如沙的香甜。这久违的滋味，突然在脑海中闪现出那顿记忆中名为忆苦思甜的午饭，实则是当地农家饭菜。按今日说法，叫做土得掉渣的滇味乡村饭菜。至今，却深深留在元子脑海里，久久萦绕，难以忘怀。还是那个打谷场，几个大石头，垒着几口大铁锅，煮饭烧汤，一气呵成。一口锅里煮着海菜、豆腐、鱼肉、绿白相间，清澈鲜亮。一口锅煮着大米和洋芋，当地人叫洋芋焖饭。元子来到忙碌的杨大叔身旁，杨叔叔关切地问：“饿了吧？”说着就用木棍从火堆里扒出几个黑乎乎的洋芋，他用木棍拍打几下，等了片刻，俯身拾起，递给元子：“烧洋芋，吹吹灰，把皮刮刮，先当点心”。元子吃着烧洋芋，不顾擦抹嘴边的灰烬，不住地说：“杨叔叔，真的好香哟！”杨叔叔微笑着，又从火堆扒出一堆烤得焦黑的辣椒，等它冷却之后，便用毛巾擦去灰尘直接用两手一揉，搓碎后，放入一个个盛蘸水的碗里，随后，再放盐巴、香菜末，就这样，几张条桌上，一桌农家饭菜备齐。海菜豆腐蘸水鱼，蘸水苦菜，凉拌折耳根，凉拌薄荷，油炸小河虾和石头鱼，油炸慈姑片，洋芋焖饭。杨叔叔依次将鱼汤打入蘸水碗，稍稍拌匀，他挟了一块鱼肉放在蘸水碗里后给元子。元子谢后，把鱼肉放入口中，花鲢鱼的鲜香，糊辣椒的微辣焦香，满口生津，食欲大开。再往后，元子觉得什么都好吃，海菜的嫩滑爽口，慈姑片的焦脆酥香，洋芋饭的酥软清香，就是刚从田埂地角掐来的生鲜薄荷，往腐乳汁

里一蘸，鲜香辛辣，五味俱全。一回想到当年那个大吃大喝、狼吞虎咽的吃相，元子禁不住自己兴奋地笑了。现在真的是物质丰富了，却根本吃不出那种滋味了，有时明明肚子饿了，就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然而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吃什么为好。比如现在也做沙锅豆腐煲，不仅保留了花鲢鱼头、白菜心，还增加了玉兰片、海鲜干虾米、宣威火腿片、豆腐皮、黄花菜、香菇、木耳，甚至连汤汁都是原汁鸡汤。再如砂锅焖饭，洋芋过油，用东北香米加猪骨汤，猛火烧涨，收干水汽，然后撒入火腿丁，新鲜香嫩豌豆米，红的白的绿的，色香味俱全，真是好东西。可是，真的再以没法吃出当年的那种感觉，真的难以达到当年那种香甜的、赛似琼浆玉液、润心润肺、长久不忘的身心享受和满足。

围湖造田，那是当年的壮举。的确破坏了生态环境，尤其对昆明小气候的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利与弊，无非是两者之间大与小的关系。草海大堤的修建，真的成就了万亩良田。时至今日，因为紧邻滇池，依托西山，地处闹市边缘，也因为经济发展、人们休闲度假的需要，当时因为缺衣少粮，开垦出大片的良田沃土，现在却不种粮食了，种出了大量漂亮的吃喝玩乐的楼堂馆所。昆明虽说四季无寒暑，却也是一雨成秋冬。阵阵凉风袭来，还处在沉浸回忆中的元子，不由得感到丝丝凉意。他赶紧穿好外套，依旧环顾眼前的景色，极力搜索儿时记忆深处常常独自品味良久的点点滴滴。他的记忆常常在儿时与如今之间，跳来跳去。就拿会泽干沟的以礼河电站明渠来讲：儿时的明渠，在他心目就是黄河就是长江。当他长大成人之后，故地重游，明渠依然还在。但再不是心目中的那条大河，眼前的明渠仅仅只能算得上一条小河罢了。然而，在评判当年那个无知孩童眼里掂着脚尖跳白毛女的芭蕾造型；在回味当年那个懵懂少年观看小河边清纯少女沐浴长发在心里荡起的涟漪，却又是另外一种感受。

思绪回到现实，当他把目光锁定堤畔不远处：成排的冷杉挺拔俏丽、宽阔的草坪平坦绿茵、雄伟壮观的会议大厅以及掩

映在浓荫里的幢幢小楼，触景生情，他想到后来：就在那些冷杉前，当年那个瘦小胆怯的小男生、已经成长为踌躇满志的中年男人，借着熙天曜日，上着鸭蛋绿底色，细条纹纯棉衬衫，打着一条蓝白相间的领带，下穿一条米黄色的休闲西裤，严谨中透露出洒脱、传统却不乏现代。他坐在一把藤椅上，面对摄像机、面对诸多记者，挥洒自如、侃侃而谈。元子印象深刻地记得，那次采访之后，在修剪整齐的缘篱小道上，元子与江月的邂逅。

元子欣喜地说：“听说省报大名鼎鼎的‘名记’采访，我真有点诚惶诚恐”。

江月假装嘟着嘴：“先纠正，是有名气的记者”。

“简称、简称”。

“你现在可是如日中天，一个后进企业，经你领导，变成标杆单位”。

“说实话，刚好赶上好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无非是想做点事而已”。

“听说你才从中央党校回来？”

“参加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

“据说要提建设厅副厅长？”

“官场上的事说不清楚，只是一种可能吧”！

元子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知识女性：“这么多年没见，猛一见面，比想象的还要完美。你现在真是出水芙蓉哦！”

江月流露出掩饰不住地欣喜：“你嘴巴变得真甜！老实交代，是不是哄那些年少不更事的女孩多了吧？”

“嗨！你本来是校花嘛！曾经惹得多少男同学为你茶饭不思，朝思暮想”。

“都是他们瞎编，茶余饭后挤对我，拿我当开心果！不过，说实话，你现在夸人，倒让人挺舒服的。我记得中学时候，你一见到漂亮的小女生，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我问你：“是不是小小年纪，心里就有鬼了？”

“这把年纪了，也该成熟了吧！当年，无知少年，等懂得

点男欢女爱吧美女们早就被那些早熟的男士们霸占光了。唉！我记得我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在下关黑龙桥头，我还见过你一次”。

“当然。亏你记得，你在水工处，在西洱河边疏浚河道，我在团山脚下房建处建水泥厂”。江月沉思片刻：“不过要谢谢你，还记得那次桥头相见”。

“当时，我们几个小伙伴，按惯例傍晚都要到城里溜达一圈，那种年代男生和女生不兴讲话，我记得我们只敢点点头，朝对方笑笑”。

“是点点头，笑笑！”

“你别说，当时那些伙伴还问你是不是我女朋友？我赶紧否认，他们便缠着我非要让我介绍了来追你”。

江月陷入沉思没有答话。

“你怎么进了省报？”

“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毕业分配进了省报”。江月说完后，扬起头来直视着元子：“实际上，我一直都在关注你的消息，恋爱、结婚、包括你的女儿我都知道。几年前，你从秘书岗位出来，去澜沧江边一个大工地带职锻炼。你走后我也去了”。说到这里江月神情一转，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地表述：“我到那里，前后写了两篇通讯，一篇叫做《在悬崖峭壁上钉钉子》。”

“我读过，几十层楼高的、已经被风化的悬崖峭壁，用锚索和锚杆将表面风化层和里层坚固山体紧密连为一体。一个工程技术，你联想到用铁钉把两块木板连接起来，说明人类历史的进步，颇有新意”。

“那篇文章还被当年中科院作为经典收藏。另外一篇，说来真的搞笑。题目叫《天塌下来都要打洞》。反映的是水患之后工人们坚持施工的精神风貌。哪知道，工地上几千人是光棍，用来比喻男女之间的事情。后来我知道，这个题目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一见面就笑嘻嘻地：“我师傅，天塌下来都要打洞”。

元子会心地笑道“工人们就是这样，热情豪爽，而且很单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闲下来就是聊女人这个话题。正好表明他们的心态”。

“也是，长年累月工作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去趟县城都得一、二百公里。国外曾有人做过研究，他们认为：男女之间三个月不做爱，就亵渎人性，惨无人道。说到这里，江月神情凝重、感悟颇深、略显忧郁地说：“他们的生活标准也太低了点”！

一方在讲述在感慨、心有所思、娓娓而谈，一方则诧异地打量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多愁善感的女性。

江月发现元子用异样的目光在审视自己，不解地问：“呆呆地看什么，老啦？”

元子意味深长地说：“不！我是说，你真的变了！”

江月意识到元子地感触，也自怜自艾地感慨道：“是呀，变了，开始懂得生活了。也许是吧，可惜却懂得太晚了点！”

元子略有所思地回答：“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们的父辈的确单纯得可爱！可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有时我也想写一点东西，记得在一篇散文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四海为家没有家，终身造福不享福。横批：浪迹天涯”。

“浪漫！真的，但是感到太凄凉了点”。

元子思绪又回到现实。他脑海里不断闪现着：踮着脚尖跳舞的校花，端庄大方的知名记者。按昆明人的土话说：会看的，看个一眼两眼；不会看的，看个呆咪豁眼。元子自慰：自己可能属于挺有欣赏水平的一类吧！随着思绪的游离，他漫步来到大堤上段。这里，堤内一片人工湖景，岸边斜坡，沿着黑色铁链护栏，以常绿小灌木作为地被，南天竹叶的深绿浅红，白花红果；金叶小蘗的嫩黄，紫叶小蘗的紫红，八角金盘的大叶深绿，亮叶忍冬的密集细小；色块分明，修剪整齐，长势良好，人工雕琢的痕迹历历在目。湖畔浅水处，直立丛生的旱伞草、纸莎草、芦苇；浓密翠绿，挺拔优美，覆盖着整个坡岸。

水面上硕大的荷叶，娇小的睡莲；一片片漂浮在水面。满目绿色之中，几朵白的红的花朵点缀，景致的确优美。在远处，几行岸柳迎风摇曳；更远处，山峦起伏，隐隐约约呈现一幅人工、自然逐渐融合的山水图景。大堤外，排列着幢幢别墅，嫩黄外墙，浅灰屋顶；与沿途的浅绿浓翠、交相辉映。别墅所在的位置，就是记忆里那难忘的打谷场。元子想到这里，不由得想起被杨叔叔称之为“调皮捣蛋”的大周。当时他们没有下乡当知青，都内招到大理下关当了建设工人。参加工作不久，大周就找到了恋爱对象，小小年纪就很快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的工资才一个月二十多块。他平日里乐呵呵的，为人也算大方，但为了结婚，真的达到了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的地步。元子和大周经常在傍晚时分到城里溜达。走累了，就经常在人民公园旁的一家冷饮店买根冰棒。元子常常买两根，五分钱一根很随意。忽然，有一天大周执意要买，而且只买了一根，他递给元子。元子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吃，他回答今天不想吃。元子也没在意，拿着冰棒自己吃了……不知过了多少年，元子想起这件小事，恍然大悟，大热天，谁不想吃？但为了省钱，他宁愿买给朋友吃，他却自己舍不得吃。就是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让元子懂得了朋友的含义。真情的可贵、让人在乎的感觉，的确让人每每想起，心中总会涌起阵阵暖意。

随着城市发展，过去荒芜偏远的草海大堤，早已与主城区连为一体。而且，由于交通方便，景观美丽公共设施完备，且不收费用，渐渐成为当地人、游客们看山望水、休闲游玩的一个去处。晴天晒晒太阳、吹吹风，阴天趁着雨雾，眺望西山；春天踏春赏绿；冬日带着鸥粮，与红嘴鸥一同欢畅。朋友相聚，长堤上可以嬉戏打闹，纵情欢笑。哪怕一个人独处，面山临水，任由思绪自由飞扬。元子在遐想中注意到，一轻白色面包车行驶到迎海路宽阔的石阶旁，一家男女老少从车上下来，其中一个中年男子，把老母亲从车里抱出来，放到轮椅上，随后人们有抬有推有拽，抬着老人上大堤，老人满脸洋溢着幸福

的微笑。这一情景，很让元子羡慕，也很让元子感慨。他想起自己的母亲，那位善良温和慈祥宽厚的重庆老人。她五十年代随着丈夫，支援边疆来到云南。当时说好来几年，然后就荣归故里。可是一旦步入云南的大山之中，随着工程建设，不断地变迁。元子记得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年迈多病，一直跟随妹妹在大理，老母很疼爱他这个幺儿。他调入省城后开初那几年，一直有个心愿，把妈妈接到自己身边，略尽为人之子的孝道。那年秋天，元子把老母接到昆明，逛市中心，吃过桥米线，游金殿、黑龙潭、大观楼。然而最叫元子刻骨铭心的是攀登西山龙门。陡峭的巨石上，前人开凿出一条狭窄的磴道石阶，平时，就是健壮的人在此攀延，不大一会也要气喘呼呼，或靠着山崖休息片刻。那天，元子却身背老母，在家人前抬后推的帮助下，非常吃力地把老母背上山腰。一路上，不住地有人夸奖儿子孝顺，老人福气。可以想象老母内心的喜悦和满足。实际上更为快乐的是元子，他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反复表述过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把女儿培养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其二是把老母亲背上西山，尽了一点一个儿子的孝心。元子的目光，再次回到现实、重新聚焦大堤上，那一家人自己的幸福欢乐，一路散发着感染的力量。元子由衷地感慨：美好的时光，随着老母亲的去世，再也不能重现了。他还记得就在老母亲上昆明不久，她执意返回大理，在南窑汽车客运站里，当妈妈坐上客车，隔着车窗挥手告别的一刹那间，元子控制不住地眼泪直往外流，止不住地哭声伴随着止不住地眼泪……元子的脑海里似乎还清晰地记得，老母亲在大理医院病床上，临终前昏迷中反复念叨：“我不回重庆了，我回不去重庆了……”想到这里，元子心想，妈妈假如活到今天，该有多好！那时，回趟老家，难！真的很难。从大理上昆明，坐汽车两天。从昆明坐火车到重庆两天一夜。再从重庆到乡下，还要一天。同时，来回费用，要省吃俭用攒上好几年。现在如果带上老母回趟老家，自己开着车，早上出发，晚上就到。来来回回相当容易。什么时候再想回去，提起脚就可以启程。然而这

却给元子心里留下深深地遗憾。元子自从单位跳出来，自谋职业，时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很想妈妈。他一个人躺在床上，想得心痛、想到流泪。几年前，一次家人结伴自驾回重庆老家，在老家亲戚们的欢迎宴会上，元子妈妈的二妹还健在。音容笑貌酷似元子的妈妈。在那种亲人相见的欢乐氛围中，元子端着祝酒的杯子，却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哽咽着反复强调：“我想我妈妈……我想我妈妈……”，那种失态、那种与当时氛围格格不入的失态，让亲戚们疑惑不解。然而这却是这个高大男子藏于内心深处的情感，竭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自然真情流露。元子注视着渐渐远去的那一家人，在心里说：真的该好好对待老人，趁老人活着的时候，多尽点孝心，为日后身处阴阳两个世界时，多留下些甜美的回忆；多份思念，多份美好！千万不要留下遗憾，更不要留下自责，否则会后悔的，后悔又是无法弥补的。

（二、初下商海）

事后，元子曾经无数次问过自己：为什么会从单位上跳到社会上来？是赌气？也不尽然。那个从生长到养育自己成人的单位，过去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离开！原想，受传统观念影响，从出生到老死，包死包埋，大小事情都与单位息息相关。单位虽然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却相对封闭，成为一个独立的小社会。作为一个人，从求学、参加工作、仕途发展、直到退休养老，似乎早已为这些人划定了人生轨迹。想到像元子这样的乖孩子，转眼人到中年，却孤身闯荡社会。况且，还是去当过去自己都嗤之以鼻、让众人从心里都看不起的个体经营户。可能还是性格，是元子血管里流淌的异常倔强的热血。他始终认为：人的一生总要有有点光彩。可能已经明白：在仕途上发展、升迁的路已经断了。虽说一再言明：平级调动，去中专学校当县处级校长，但发展的前景根本没有了。就此，窝窝囊囊地生活，可能平庸地熬到退休，甚至可能郁郁寡欢等待生命的终结。实际上，最大的可能还是诱惑。时代变